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滑稽家潘鏡泉

十年前寫「荒唐鏡」，只能靠小時候看過「慈善伶王」新馬師曾演過的電影，知道荒唐鏡姓潘名鏡泉。十年以後，潘國森讀書不能完全沒有半點長進，多得偉大的互聯網威力無窮，輕易在網絡上找到更多潘鏡泉的事跡。不過網絡有如雙鋒利刃，在潘鏡泉和李長榮都是這3年內考得生員的功名。或謂潘鏡泉在道光十六年獲得生員資格，未知所據者何，姑從之。那麼可以逆推潘鏡泉約生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那麼當徐廣縉在兩廣總督任內(1848-1852年)之時，潘鏡泉已年過三十，有條件「荒唐」到得罪「督爺」了。

「荒唐鏡」是潘鏡泉的「渾名」(廣府話稱為「花名」)，廣府俗語有謂：「有中錯狀元，無改錯花名。」潘國森曾經猜想，「鏡哥」平日行事必多有荒唐之舉。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則謂：「潘蓉舟茂才名鏡泉，南海人，世推滑稽家。每出一語傾四座，咸感呼其渾名曰『荒唐鏡』，至今猶多述其遺事者。徐廣縉督粵時，有人以匿名毀辱語投函其官輿中，徐督見而盛怒。泊以蓉舟素有荒唐名，飭役急捕。幸蓉舟知機遁去，事乃乃歸，而名穢膠膠矣。」卻原來「荒唐鏡」並無荒唐之舉，該「滑稽鏡」！因為這個不貼切的「花名」，徐督如「盲官黑帝」，以為膽敢惡言詆毀者必是「荒唐鏡」了！結果「鏡哥」逃離廣州暫避風頭，回來之日，生員的功名已被革除！

至於我們南海鄉賢潘鏡泉的為人與學問如何，就要下回分解了。



●新馬師曾飾演的荒唐鏡，表情「肉緊」。作者供圖

「荒唐鏡潘鏡泉故事」之一



思旋天地 思旋

自修自學 天才兒童

環球受新冠疫情影響，經濟全都受到嚴重打擊，中國卻成功在去年GDP突破百萬億人民幣。現時中國已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實體，也是唯一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是何等令人感到驕傲和自豪的消息啊！人民幣匯價日升，受此刺激下，內地資金洶湧南下購買港股。

執筆之時，恒指在數日之間升至近3萬點，數隻藍籌股破頂，股市好友摩拳擦掌，三呼萬歲！其實，在中國經濟勁升的帶動下，環球各地經濟也受好的刺激，特別是亞太區股票。

香港股票市場中人，大聲呼叫港股進入大時代。令人回想起2015年港股大時代的景象。因此亦提醒市場要得勝知收手，小心謹慎為妙。故此2021年開局之初，香港金融市場幾乎天天波濤洶湧，置身此間，大感過癮者大有人在。當然，順勢者昌，逆勢者亡，有人日賺萬金，反之亦有人要尋草！投資市場有風險，不應盲目衝動啊！

面對複雜多變的疫情，不但未能抑止，反而不斷爆發，死亡人數一直上升。雖然大家對疫苗研發有期待和憧憬，遺憾的是，亦有關於疫苗接種後的種種壞消息。年近春節，我們卻因疫情的加劇令政府不能放寬防控措施，據聞有關當局提醒大家假期之後可能令閉閉閉及失業潮提升，可見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是何等嚴重啊。



心窗常開 潘金英

創意寫作 開咪廣播

在疫情下限聚、停課、取消面授、關閉圖書館等，要讓青少年的生活與學習，跟閱讀、寫作串聯起來的好方法，就是透過聲音廣播以傳遞了。

「大家好，歡迎聽社區廣播節目：創意寫作學滿FUN，體驗閱讀、寫作的樂趣……今日這集講寫詩，很開心邀請了女詩人燕青談創作心得……」廣播室內，隔離不了好學的心，青少年安坐家中，可透過大氣電波，聆聽明珠與我兩位主持，和燕青學寫詩。我倆戴着耳筒面對咪高峰錄音，客串主持這個新節目，已沒有昔日初做《聽聽說說讀讀寫寫》廣播節目時之生澀，燕青稱我倆默契十足，眼睛邊看流程邊講話，表現沉穩。

自從數年前為港台製作了一個13輯之《聽聽說說讀讀寫寫》節目，引起頗多讀者回響後，好友德哥熱情邀我倆再合作，延續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學夢：文學相對論、格林童話、歐洲神話廣播劇等，期望為社會大眾增益。

今年1月再開咪主持這「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見圖)計劃，寓教於樂；每集會邀請資深作家，教授寫作技巧，並設有解答聽眾疑問的《學神每事問》環節，富知識性，對學習寫作有實際效用。廣播節目製作團隊，要擁有能幹又有條不紊的人格特質，或許文學節目主播要求更高，因為要自行約訪不同作家，安排多個不同範疇、不同特色的問題，做節目時安排現場、時間操控等，應對上要有八爪魚般的靈動本事，非一般聽眾所能想像。

我倆在廣播室大氣中，和不同作家讀書聊寫作，過程真有點進入往日時光的穿越感。能為社區團隊製作這輯新節目，既可體驗廣播工作不簡單，兼可成為聽眾與寫作讀書的一道彩虹橋，心情愉快。

今集嘉賓燕青和我談好詩，分享著自己最愛的詩集《我從你開始》，作者是澳門大學的姚風教授，他在書裏選刊了85個中外詩人的詩，並為每首詩每個詩人都寫了詩歌的評述，很適合愛詩的寫作者閱讀。談詩自在放開，聊得開懷，話音量也漸漸高揚，揚起了爽朗活潑的笑容。

寫作難嗎？似乎有趣好玩！「創意寫作學滿FUN」的廣播對象，是青少年及普羅大眾。盼用聲音傳遞寫作技巧、分享作家心中的好書；盼藉廣播遇上愛寫作的你，借鏡空氣中結緣的好書，讓大家感受到寫作充滿好奇與驚喜！不管疫情，大家多寫作表達，互動增益，在讀寫大路上馳騁吧！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祝君健康

久未聯絡的舊同事來短訊表示掛念，並約電聊天。前年黑暴期間，她的職務首當其衝，忙得不可開交，大家都不敢打擾。想不到電話中她表示去年年中已辭職，並說：「趁沒工作閒着，我去了做身體檢查，誰知不驗還可，原來患了胃癌，幸好早發現，即時做了手術，毋須化療電療，半年時間了，現已康復。」她續說：「這段時間最是擔心好友們，我以自己的經驗，急忙逐一告訴大家，務必定期檢查身體，疾病到來時無聲無息，待有不適時才檢查可能經已太遲。」

她千叮萬囑：「一定要定期檢查身體。」我也將這句叮囑，轉告讀者。最近在身邊也有兩個同類例子：一位是因世侄女任職的診所所有很好和便宜的身體檢查「套餐」向他推介，他便做了一次全身檢查和化驗，結果讓他嚇了一跳，他竟患上了白血病，再經證實後轉介至公立醫院。另一位是定期身體檢查時，細心的

醫生發覺心臟後邊的肺部有陰影，照肺沒事，為安全計，再作電腦掃描，是肺癌，也因發現得早，最終治癒了。

這類例子多不勝數，定期身體檢查的確有必要而重要。有些懷着逃避心態的人會說：「不去驗便沒病了，知道時是晚期，早點離開不用受苦。」真箇駝鳥心態，是對自己和家人不負責任的行為，只會落得將來後悔。

以上所說的朋友，他們在患病前都有一段時間在壓力下生活，大家都知道這是健康的最大敵，工作沒了，錢失去了，可以再找，健康壞了就危害性命，大家務必要注意。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可以及早發現潛在的疾病，更可了解和糾正不良的生活習慣，重新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雖然身體是自己的，但很多病沒有病徵，有什麼問題自己毫不知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坊間有不少檢查身體的「套餐」，豐儉由人，請教自己的家庭醫生找合適者，病向淺中醫，及早發現和治療，痊癒機會較高。



百家廊 鄭桂珍

南山之戀

久居城市，在喧囂之中為自己尋覓一處清靜處所，時不時可以從世俗紛擾中退隱而出，安頓自己，調和內心。

家鄉龍岩永定城區的南山公園，就是這樣一處頗得我喜歡的心靈所在。

清晨，天剛矇矓亮，沿着南山山道拾階而上，茂密的樹叢和藤蔓此起彼伏，影影綽綽。山間晨霧拂過處，矮的密匝匝的鐵芒其，高的年輪不小的松樹，它們挺直了腰板，伴着山風搖擺旋轉，不時留下窸窣窸窣的聲音。

快到山頂時，你會看見南山唯一的涼亭，上書「悠然亭」，我想這取自陶淵明詩句中的「悠然見南山」，便是悠然亭對南山的最好詮釋。此時，輕輕呼吸着清新而又微濕的空氣，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一切都在悠然中，彷彿人與自然的對話就這樣悄悄進行。

傍晚，山上又是一番勝景。此時最適合觀落日。晴朗的春秋季節，五點鐘光景，站在南山的光明塔處，眼看斜陽西下，太陽的餘暉和雜樹的枝椏融為一體，暈染成長長的一片，讓人忍不住拿起手機記錄下來；在餘暉的渲染下，天空染紅了，整座大山也沉浸在暗紅色的光和影的油畫中，一切都是那麼美麗，那麼溫柔。

南山，最觸動人心靈的是山中那原始的美。單看那一根根筆直的松樹，就讓人稱奇，樹幹沒有一絲一毫的修剪，卻主題突出，直上雲霄。漫步在松樹林下，觀浮雲，辨樹影，聽聽天籟聲聲，宛如置身於如詩般的畫卷之中，在樹影的間情中你可以真實地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淡定和祥和。

喜歡南山，除了喜歡它的原始之美，更在於一種由來已久的情愫。早在上小學時，南山就是我的樂園。每到春天，春的訊息傳到山下的書院小學，放學後，我便愛和小夥伴們偷偷溜到山上，在開滿山花的草叢中追逐、嬉鬧、打滾，最讓人開心的事，是在陽光明媚、風力十足的日子，能夠拿上一個自己親手用報紙黏貼的風箏，奔跑在充滿生機的山上，我如畫般的童年就在這樣的歡聲笑語中度過。

有一年春天，書院小學在南山上舉行放風箏比賽，我和小夥伴們也踴躍報名。為了做好風箏，我們跑到山上砍回竹子，在爸爸的幫助下將竹子削成細細的竹篾，把竹篾做成風箏的骨架備用，再找來廢棄的報紙裁成所需要的形狀，用漿糊把裁好的報紙黏貼在骨架上，最後，我們還要黏上風箏的尾巴，纏上細線，一個簡單的風箏就做好了。

做好風箏後，我們找了一塊開闊的地方進行試飛。試飛過程中發現一點問題再對風箏進行矯正。在南山上參加比賽時，我拿着線圈在前，一個小夥伴托起風箏在後，隨着小夥伴一聲令下，我順着春風奔跑起來，隨着風力愈來愈大，風箏徐徐上升，當看着風箏上升到一定高度，那種發至內心的成功的喜悅不由湧上心頭。當我站在南山上握着這捆一頭繫着風箏的線，感覺自己就像把握了所有的幸福。

說起南山，這裏還流傳着永定後八景「松院秋聲」的故事，因這故事，更讓我對此處情有獨鍾，流連不已。舊誌載，南山即掛榜山；「松院」即指綠筠書院。綠筠書院坐落在永定城區南門外掛榜山尾，綠筠書院「有堂有樓，諸生肄業其

所」。明朝隆慶年間，知縣謝良任置田以給膏火。明萬曆年間，知縣何守成於掛榜山後親手種植了一千多株青松以護衛書院。十多年後，知縣許堂重修書院。據明末清初邑人熊興麟詩載：「凌空傑閣掛松楸，護謨濤聲雜瀟瀟。鱗老薄霄亭日午，風寒綠線滿江秋。誰為方夜讀書賦，自有登高落帽儔。鑑湧新泉茶七碗，恍疑羽化上瓊樓。」每到秋天的夜晚，青松掩映的書院陣陣松濤伴着琅琅書聲，瑟瑟秋風合着唧唧蟲鳴，細細品啜一杯剛沏的清茶，就會有一種羽化升仙的感覺。

但是，隨着歲月的流逝和風雨的侵蝕，綠筠書院很快就倒塌了。清嘉慶五年(1800年)顧杏章任永定縣知縣時，此地早已一片荒蕪，不聞書聲。他聽人介紹了綠筠書院的歷史後，曾特地到故址察看一番，隨後一氣呵成，寫了兩首《尋綠筠書院舊址》的詩，詩中流露出作者內心的滄桑之感以及期待書院薪火再續，松筠再芳的思想感情。後人為重振書院雄風，在原址建了書院小學。

幾百年後的今天，南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永定區政府通過招商引資在南山東面開發了房地產，建了一座美麗的南山鳳凰城；為更好地解決城區學位，在南山東面的鳳凰城旁新建了一座城南小學，將南山南面原書院小學的學生併入城南小學，並將原小學舊址劃歸永定區青少年學生校外活動中心和書院社區居委會所有，很好地解決了城區學位問題。

歲月流逝，物是人非，但南山依舊在那裏，依舊松濤陣陣，書聲琅琅。在深山的更深處，還有更深的誘惑和神奇，而我那一抹淡淡的思戀，依然留在那裏。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劣質藝人該涼涼

最近幾天全網的驚天大「瓜」不用說大家都該有所耳聞——藝人鄭爽在美國找代孕生了兩個孩子後又棄養了。隨着鄭爽和其父母一段「無底線」錄音的流出，這個瓜已經成功從一條狗血八卦的娛樂新聞升級成一個涉及社會道德的公共話題。雖然代孕在中國屬於違規——也並不是違法，但在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卻是合法而且合情的。跑到這些國家去代孕，在法理和情感上，都不能判定其行為不妥。在此插一句，關於代孕是否合乎道德規範，原本就是一個最經典的哲學問題，反對者的觀點是物化女性、人體商品化等等，而贊成者則認為女性擁有自由支配身體的完全權利恰恰是一種女權的體現，至於人體商品化，其實所有工作說白了也都是在用身體換錢。

除此之外，贊成代孕方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支撐原因：這個世界上有大量的不孕不育患者，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是希望能擁有孩子的。也因此，很多父母的代孕不僅是為了報酬，更是為了了信仰和愛，為了能幫助沒有能力生育的家庭圓夢。

說回鄭爽事件，其真正的問題關鍵在於棄養，這才是可能觸犯法律的地方。按照美國規定，妊娠進入第24周後，胎兒已經具有母體外存活的可能性，便成為了獨立生命體，此時墮胎就

等同於謀殺。鄭爽及其父母在大談想把已妊娠七個月的孩子打掉，雖未最終實行，但嚴格說也可以算個謀殺未遂。至於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有遺棄罪，雖有律師認為目前尚還未判定其「想法」是否已能構成遺棄罪，但不管怎麼說都離觸犯法律似乎不遠了。

但法律這事，雖然嚴肅，對民眾的影響卻遠沒有情緒的作用大。鄭爽此次事件之所以能激起那麼大的民憤，除了違法，更在於她和她一家所表現出的極度自私和對生命的漠視。女方父親輕鬆平常地一句「就棄養了唄」，以及鄭爽本人非常不耐煩的一句「TMD，我都煩死了」，讓其道德整體坍塌，觀眾們的眼裏簡直要氣出火來。再扒一扒她的過往，甚至還發現了如出一轍的虐狗事件。說到底，都是巨嬰造成的冷酷。

而整件事最讓人義憤的，是如此一個私德有虧，甚至還涉嫌違法，而且沒有什麼演技只靠時不時瘋上熱搜就輕鬆獲取流量的藝人，卻獲得了大量資本的青睞。剛剛和Prada簽了代言不說，網上更盛傳其動輒就是6,000萬的片酬。鄭爽事件爆出後，仍有大量她的粉絲在洗地，如此局面還要強行洗，無怪乎說她的粉絲群普遍呈現低齡化。而這又是事件最恐怖的地方——一群孩子，天天看着這麼一位奇葩偶像，會不會有樣學樣，又最終變成一群什麼樣的大人呢？

最新消息說Prada已經和鄭爽解約，很多地方下架了她的影視劇，更有官方媒體公開批評，還有外媒說她豪宅不保，總之一副要涼涼的樣子。但還能說什麼呢？這種劣質藝人，不該她涼又該誰涼呢？



信而有征 劉征

東陽菜館

上周天氣最冷的那幾天，有一天我在外面散步。在昏黃的路燈下看到一個館子，上書「東陽菜館」。記得上次看到東陽兩個字，還是在一個木雕展上。這一次，又看到，卻又是很多年之後的一個冬天。

我向來對於沒吃過的菜沒什麼抵抗力，所以當即就決定進去試試。進去的第一感覺是這店很暗。到處擺着老舊的酒紅色八仙桌。地面也是深色的，燈光也昏暗，給人一種過時的感覺。就好像一場穿越，一下就串到了畢贛的電影片段裏。

其實那會兒只有七點，可店裏已經相當安靜。只有一桌客人，大約四五個人，邊吃飯邊低語。我往那邊一看，但見男的都胖胖的，留着大鬍子。有點匪氣，可是又很奇怪，像有點藝術家的派頭。讓人同時想起了粗糙和道骨仙風這兩個完全沒關係的詞。席間只有一個女人，約莫40歲左右年紀，身上裹着一件大羽絨服，很佛系的個太太。

我就坐在他們旁邊，等着老阿姨給我點菜。她推薦了兩個招牌：瓦罐雞和瓦罐肉。我又炒了個菠菜，叫了一個東陽沃麵。菜上

來我才知道，一個人根本吃不完。這完全是老菜館的做派。瓦罐雞，裏面非但有塊塊的雞肉，還加了足量的排骨和不少薑片。湯的味道因而既濃郁，又夾雜着辛辣的薑味。那個瓦罐肉稍微平常了點。但是也是滿滿的一大罐，樣子像是紅燒肉，配着軟騰騰的小個饅頭。一起吃是不膩的，就是每塊肉上一半的肥肉看起來有點觸目驚心。然而，這個正宗還不僅僅停留在用料的足上，它所營造的整體的氛圍，完全是久遠以前鄉間席間的排場。一般的憨厚，不求精緻，但求把分量加上去。很多時候我們會說某道菜帶有童年的味道。這家菜館便有這個味道。

現在回想起那一個晚上，還有點不大真切的感覺。雖然這才是上個禮拜的事。轉天，我約了一個生人談事情。寒暄的時候聊起籍貫的時候，誰知他竟是東陽人。我便立刻跟他說起前兩天的那個菜館。他一聽，便很了然地點頭。說這饅頭上一定有個大紅喜字吧。在當地，這是紅白喜事上最常見的一道菜。說完又說瓦罐雞的別致。不是個深諳子，應該是開口且淺的。至於我點的那個東陽沃麵，他更是笑個不停，說自己從來不吃這

個，這原本是東陽鄉間最便宜的做法，把剩菜和麵混在一起，為了杜絕浪費。就着他這寥寥數語，我吃的這一桌飯菜就好像在他眼前，其中細節更像是一下子被解開了謎團，變成了真正的風土人情。

他好像還不盡興，於是又跟我講起了東陽的童子尿雞蛋，他們和義烏之間相愛相殺的地理關係，橫店影視城的輝煌，甚至於某幾個口碑不好的官僚。這些是我們在吃飯之初怎麼也未曾料到的話題，居然就這樣源源不斷地深入着。說起源頭，無非是我一個不經意的任性行為引起的。

我記得活地亞倫有一部《姊妹情深》(Hannah and Her Sisters)，其中有個情節，說Hannah的妹妹和自己的丈夫有了姦情。之所以如此苟且，是因為兩人某天在書店相遇，碰巧都對同一本書心存好感。而一個人嘴裏說出的句子正好是另一個人在書中最喜歡的話。一下子，就天崩地裂了。這或許就是共鳴，建立了共同的知識基礎之上。而因此產生的情懷，甚至連道德也會戰勝。不過轉念一想，或許這裏面有人正好見多識廣，他總能輕易交到朋友。因為對方所講的，他都經歷過。